#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朱子儀禮釋宮 附論

案儀禮之學當以宮室為先宮室既定然後人有所麗器有所措升降往來之節可得而通也堂階房室之制古與今殊學者唯求之遺經而經文隨事散見各以意測欲求其是而得其全則難鄭氏生於漢末差為近古然已不能無差孔賈强傅注

義未有訂正朱子儀禮釋宮一篇薈萃前人諸說先提其綱次疏其義臚列言之頗有端緒然疑者未盡決而舊說之繆者亦未及悉正也兹取朱子原文逐條攷論冀以講其是而去其非焉如左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官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葢直寢

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内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行案士冠禮賔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賔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賔于大門内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大祖廟大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大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

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内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案宫南鄉大門北直寢而廟在寢東此士大夫與諸侯天子之所同也士大夫二門則入大門曲而東即廟已諸侯三門庫雉路廟在庫門之内天子五門臯

庫雉應路廟亦在庫門之内但天子之庫門則為第二門耳其諸侯廟制賈氏以為東西平列與朱子所云大祖之廟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者異似當以朱子之說為定朱子於此引賈氏之言亦未暇論及也　又案康成謂諸侯三門皋應路蓋列國名號或有不同有此則缺彼故容有曰皋曰應者然以春秋經傳及檀弓諸文參攷之則當以庫雉為正又陳氏祥道據桓二年穀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毋不出闕門闕門即雉門也如此則諸侯廟在雉門內諸侯廟在雉門內則天子可知又或言禮運仲尼與于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夫蜡賓則在廟也兩觀則雉門也既蜡而出遊於觀則廟在雉門內矣其說亦皆有理存之以備考此云廟在庫門之內者據周官小宗伯及禮記郊特牲鄭注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

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檐為庪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聘禮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案五架者舉其檁數之也若以其地則四架而已自檐至楣為一架自楣至棟為一架自棟至後楣為一

架自後楣至北墉為一架此則以兩檁之間數之葢南北分為四段以為行禮之節焉此通乎上下者也其實屋深架寛檁數必不止於此無論天子諸侯制度宏濶即以士屋計之空中一架昏禮婦饋舅姑之席而於北墉下設婦席焉特牲禮與設尸席而於北墉下設祝席焉喪禮則尸牀含牀之東北有置襚衣之牀焉度周尺非二丈許不足以容也瓦屋峻四分之一則一椽之長當二丈五尺有奇恐中撓而

不足以勝瓦已是則庪與楣楣與棟之間必益之以

檩而皆為小梁以承之然後椽稍短檩稍密而不虞

其折壓也今士庶家聽事前楣與後楣相距為四架

而古人只以兩架目之是可證已至大夫以上至天

子諸侯殿屋之制其進愈深則為檩愈密蓋以數架

合作一架但多一檩則增一重梁爾然則古人總謂

之五架之屋者則何也凡屋之制中虛而旁實中虛

則唯有兩楹焉以便於行禮若東西兩序與東西兩

榮則皆壁也其壁之間上承棟楣與庪之處皆有柱焉意壁間之柱則以五為率檁有增而柱無增故雖天子諸侯之屋亦祗稱五架與兩架之間雖多檁而皆可以小梁承之使行禮者視柱以為節則尤便也天子諸侯之寢廟上或以版為承塵則棟楣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唯兩旁之柱而已　又案阿未必是棟士昏禮主人拜于阼階上賔升西面不應遽至棟下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入堂深尊賔

事賈氏曰前楣與棟之閒爲南北堂之中夫以楣棟之閒爲入堂深則昏賓之致命未必更深於此也攷工記匠人職曰四阿重屋注曰四阿四注屋則阿宜近於檐霤矣豈阿即庋之別名抑指庋與楣之閒與春秋傳成二年椁有四阿亦可見非當脊之棟也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少牢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

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為
室南壁而開户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
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
也序之制則無室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鄉射席賓南靣注曰不言于
户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户牖故也
釋宫云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㝛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葢中室而左右房也其間

各以墉隔之東房之東西房之西則東西夾室也其閒亦各以墉隔之夫以兩架之間為室固迫狹矣然以士昏士喪特牲諸禮攷之則其南北相距亦不甚淺若太淺則不能以容而稍深則又非一椽之所能勝也然則後楣與北墉之間必更有槫焉又可見矣室中迫狹房中可知中一間宜稍廣於旁之兩間未有室窄而房反寛者也　又案序無室康成云爾未見其必然也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有房則必有室

若并無房則籩豆無所置之且如其說則後楣之下便為北墉比尋常五架之屋又少一架恐無此規制也敖氏繼公曰鄉庠州序大小深淺有差堂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其序亦有室亦有夾與庠不異其言近是詳見本篇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記筵

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
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
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
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記薦出自左房少牢主
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案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記
賓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如此者非一言左對右言東
對西何於天子諸侯則云爾於大夫士則不云爾乎

經文同而疏解異是引人入岐路也至聘禮使卿還玉賔受圭退負右房而立經明言右房可以無疑矣賈氏則曰令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夫前此歸饔時經固曰及廟門賔揖入矣後此公館賔賔辟注曰君在廟門敬也至賔將去而釋皮帛於堂楹之間亦以館于廟而禮其神也何獨於還玉而忽不在廟乎經無易館之文賈氏何以知之祗以右房二字有礙於其東房西室之説故多此周折耳朱子云當

攷亦疑東房西室之不然後之人所當繼朱子之志而詳核之者也胡為棄經而任疏乎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

邢昺曰室户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案邢氏之意蓋謂日光從室户入則惟西北隅受之而西南隅不及焉故云深隱也

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窔一叫反又音杳宧音頤

郭氏曰窔亦隱闇

案士喪記朔月童子埽室聚諸窔以其為户之所掩

故隱闇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

得户明者

案奥與屋漏兩隅相當户在室壁之東偏而日光漏

入則屋漏與户相距不逺而四隅左右適均亦可見矣

室南其户户東而牖西

說文曰户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月令疏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内案士虞祝闔牖户如食閒啓户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内也鄉牖一名是也

案户東牖西其在室中視之葢左右均也意室之南壁分為四股中二股為户牖之閒東一股以其半為户户之東為壁啓户則户掩於壁其處謂之窔西一股以其半為牖牖之西為壁啓牖則牖掩於壁其處謂之奥如此則左右適均而案之士喪之室位特牲少牢尸祝佐食之行禮亦多合者　又案鄉牖一名葢以豳詩塞向墐户之向解之然詩箋云向北出牖也且曰塞則亦未必有交窗也鄉與牖自是不同欵

氏於士虞禮讀啓牖為句鄉如初為句不從鄭氏解
户牖之閒謂之依
郭氏曰牖東户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得
扆名士昏注曰户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此
故又曰客位
案牖東户西則壁也依設於壁之南如屏風然行禮
於堂則此為客位故曰尊處行禮於室則此不為尊
處也士虞記曰佐食無事則出户負扆南面以佐食

而南面於此則此不為尊處而士亦有依又可見矣

敖氏繼公曰依自天子至於士皆設之天子則飾以

斧文耳

户東曰房户之閒

士冠注曰房西室户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户專

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則兼言房以別之

大夫士房户之閒於堂為東西之中案詩疏曰鄉飲

酒義尊于房户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

室户之閒為中也又鄉飲席賔于户牖閒而義曰坐賔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户牖閒在西而房户閒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宫兩階閒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閒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户牖閒設扆處正中矣又案斯干詩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户也疏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户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户正中比

一房之室戸為西當攷

案房戸之閒亦有楹焉以承梁之北端其南則當東楹其地楹西則稍窄以其距室戸近也楹東則稍寛以其距房戸差遠也若設席於此則必在楹東蓋不可當梁下也士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士昏記母南面于房外皆指此處若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戸閒特牲禮尊于戸東少牢禮司宫尊兩甒于房戸之閒則在楹之西偪近室房之東與　又案鄉飲酒義所云

坐賔于西北與夫賔主夾尊者中室而東西有房論賔主之大分賔未嘗不在西北未嘗不與主夾尊也且西房之外三賔之席在焉亦是西北之賔坐可不謂夾尊乎殆未可執此以為大夫士無西房之證也有西房則房戶之間不為東西之中矣　又案斯干詩朱子詩傳之解與此異當以傳為正傳曰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此云當攷可見箋疏原非定解

若此語於正寢與廟言之則西户既不可通而於百室亦不相貫矣扆在户牖之閒當室正中則户在其東無可疑者孔氏乃云其户正中比一房之室户為西殊不可曉户在正中則扆當於何所設之而牖又設於何處邪

房户之西曰房外

士昏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户之閒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

房户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户於房南壁亦當近東士昏記注北堂在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户與隅閒隅閒者葢房東西之中兩隅閒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户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户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案士冠禮庶子冠于房外房外即房户之閒是也但設席則近房設尊則近户耳士昏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隅謂室東北隅也

東西直房户與隅閒謂東直房户西直室東隅於二者之閒設洗不謂房東西之中兩隅閒也設洗處葢於庡下而當房之西半之中間以房之廣計之偏西四分之一爾若房户則當房南壁之中朱子於經傳通解士冠禮下注云房户宜當南壁東西之中是也可見此云近東者非定論矣至房中之東即夾也乃云房中之東其南為夾則沿公食禮賈疏之誤也辨在後　又案房户外之東曰房東有司徹司宫以爵

授婦贊者于房東注云房户外之東士昏禮尊于房户之東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皆謂房外之東也則房户當南壁東西之中而不偏東彌可見矣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内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宗婦在内賓之

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案北階即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以其在北曰北階以其無偶曰側階以其在東房故奔喪又謂之東階然則西房之北有壁而無階亦可推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射自楹閒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内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内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閒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案爾雅

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棁棁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案楹在前楣之下今屋皆然無可疑者然不獨前楣也即後楣之下亦有之若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則民閒蝸居陋室容有之未可以概士大夫之寢廟也

蓋楹者所以承大梁之兩端而楣之兩端即置于梁端之上梁上短柱二以承小梁小梁之上短柱一以承棟凡兩檁交接處必有楄焉有楄然後檁止而不

動是知凡㮮之端未有無柱者即如前庋之下無壁當有六柱焉商頌曰旅楹有閑亦其徵矣且如北堂無壁若無柱以承庋則庋何恃以為固乎㮮皆有柱豈大梁之北端而顧無柱邪然則後楣下之兩楹特以砌於壁閒不繫行禮之節故經傳無文耳其實必有也室與東西房以此為界天子諸侯之制則然矣士大夫廼舍其兩楹而中為之壁夫豈其然　又案爾雅楣謂之梁郭注門戶上横梁此與堂上之楣與

梁名同而實異猶車制輪人之軹輿人之軹非一物也門上楣亦名梁梁與楣為一若堂上則梁縱而楣橫梁與楣為二當别之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

公食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簋實陳于楹内兩楹閒言楹内外矣又言兩楹閒知凡言兩楹閒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案朱子蓋謂但當東西之中則雖稍南稍北而皆為

兩楹間也　又案士喪禮下篇朝祖正柩于兩楹間注云鄉户牖也則户牖之間適當兩楹之間康成亦云爾矣賈氏以為在兩楹之間而近西曲說也户牖之間適當兩楹之間則中室而東西房明矣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

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棨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士喪注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户即言户東户西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阼階上西階上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棨稍南稍北而皆為兩楹閒則南北之中稍東稍西

而皆為中堂亦可見矣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内外

案序之牆皆在柱間序端當南齊兩楹而端之止處亦柱也自序端至檐柱則無牆自堂以退入于東西廂由此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

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與案西夾之北若通為室中是室之廣直底於西榮之下也如此則奧與屋漏處於極西既與康成所云室

中迫狹者不相似而户明所入亦不能迴曲而達於西榮之下且牖當西夾與堂隅一序牆而所謂户牖閒者亦不可以為節蓋不然矣然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亦未必然也公食禮既曰東夾南又曰東夾北明此一閒之全乎夾也宰立于東夾北與大夫之立于東夾南者遥相對南者既在庭北者亦當在屋外不應在屋内凡行禮待事之位唯婦人則在房中其餘無不露立者宰與内官之士非婦人也胡為而位

於房中乎敖氏繼公曰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一語可以破羣疑矣　夾者以其在兩旁夾中之室房與堂也通言之皆謂之堂析言之則北一架當為夾室以其前為堂則後為室又與正室平列而夾房也夾室亦於楣下為墉而兩旁有户牖與正室同不則不成為室且無奥則不可以藏祧主矣康成云鬼神尚幽闇　路寢夾室雖不藏主亦當有户牖顧命西夾南鄉之席其當户牖之閒與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注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雅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

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案東西堂即東西廂固也細別之則自後楣以南通謂之堂而葙則又在堂之南畔其當前楣以外乎凡

言相者皆指近邊之處也又序端以南無壁由堂之中而旁通乎此亦是邊際故曰兩相相廂箱並通

爾雅但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不云無夾室也若無夾室則只有正屋三間無旁屋二間求之經記多不合者故朱子疑其或謂廟之寢也大射君之弓矢適東堂謂東堂之下也東堂之下即東夾南也但其地尚過東榮以東不盡於夾南耳鄉射之東序東即此則學宮亦有兩夾室明矣　側階即北堂下之側階

雜記與顧命一也以其在東故奔喪曰東階以其在北而北北鄉故大射儀曰北階若西房之北則無之以其無偶故曰側也婦人升降由此故今俗猶稱母為北堂也東西堂之兩旁無所謂東面階西面階者後人之臆說於經無文　凡婦人之專禮由正階昏禮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婦見舅姑升自西階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夫夫相次而行者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既

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宮升自阼階是也其不從丈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闈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哭皆然夫人奔喪何獨不然未見有所為東面階西面階也者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

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大射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棨東堂西堂即東夾西夾之南是也鄉射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此在東西堂上近序端而倚之也衆弓倚于堂西則西堂下之西也司射比衆耦于堂西衆賓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據此則直序以外東

西壁以内通謂之堂東堂西矣士虞饎爨在東壁以其近壁故以壁為節也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大射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少牢司宫概豆籩于東堂下則在東堂之南而未離乎堂也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葢爨近西壁炊者負壁東鄉而鑊在其東主婦就而視之不可云西壁故遥繼西堂而言西堂下耳其近序則曰序東序西近階則曰階東階西鄉射司射倚弓與扑于西階西亦曰東

方西方士喪禮東方之饌東堂下也鄉射拾取矢後者授有司于西方西堂下也　又案主婦視饎當降自北階則西堂下亦可達北堂以其四畔皆縣故周環可通行耳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疏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案當從堂隅為坫之說未必別以土為之此與反坫

之坫葢異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疏堂廉堂

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鄉射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

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案天子諸侯四注屋則堂之四周皆當有廉若大夫

士兩下之屋則東西榮之下葢無廉也鄉射所云堂

西廉者仍是南廉之側畔近檐一節耳葢東西榮下

之牆至南檐則稍有不盡也

升堂兩階其東曰阼階

士冠注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賔客也每階有東西兩㢘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内㢘此則西階之東㢘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内㢘也士之階三等案士冠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

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櫕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案阼階亦曰東階檀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是也西階亦曰賓階顧命次路在賓階面是也階之兩旁

為廡西階以東為内西為外東階以西為内東為外階之澗疑如車兩輪之度而稍寛其旁以長石甃之不為階級上端與堂廡平而下端底於地喪禮棺之升降用軸軸之廣大畧如車則階可推矣階近序亦不偪序鄉飲賓降立于階西當序聘禮歸饔賓階西再拜稽首是階外序内猶畧有餘地也特牲堂下之尊一設于阼階東一設于西階西其當階與序之間與升階不並行射禮上射先升下射從之中等禮當

然也抑階亦不甚廣若太廣則恐妨於樂縣耳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士昏禮疏

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

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

中也列當醯醢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

碑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

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

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案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隆殺之度從可推矣

案中庭有以東西之中言之者特牲記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鄉射設楅于中庭南當洗士喪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此或上或下而皆為東西之中也有以南北之中言之者士喪薦車直東榮注云於中庭聘禮公揖入立于中庭又曰擯者退中庭又曰宰

夫受幣于中庭至還玉于賓館大夫降中庭此或左或右而皆為南北之中也至設碑之處及庭之淺深則有未易決者設洗南北以堂深經之明文也若設碑亦如堂深則洗何不取節于碑曰南當碑而必曰以堂深乎鄉射設楅于中庭南當洗亦經之明文也不曰當碑而曰當洗則設洗設楅之處不當設碑之處可見矣楅之南司馬所有事若有碑焉則礙也聘禮歸饔餼一牢鼎九陪鼎三北上上當碑醯醢百甕

夾碑十以為列是醓醢在碑之兩旁飪鼎腥鼎之内而稍出其北也公食禮不親食而致庶羞陳于碑内庭實陳于碑外聘禮還玉于賓館賓自碑内聽命皆不見碑南北之節祭義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此牲君親射之則碑之距堂蓋不僅如設洗設福之度也敖氏繼公以為在庭東西南北之中者理或然與士喪下篇朝祖訖降柩注謂柩車在階閒少前參分庭之北經不以碑為節則碑之不設於三分庭一在北

也亦足以徵之矣碑蓋圜而畢有孔檀弓豐碑與桓楹並言知其圜也髙則有妨於射事且碑之為言畢知其畢也以繫牲知有孔也　凡經言階閒者亦東西之中也以近階故不曰中庭而曰階閒特牲執事之俎陳于階閒士虞餕黍稷兩敦于階閒士喪遂匠納車于階閒既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閒　又案庭三堂之深大夫士之寢廟或然未可以概諸侯天子之寢廟及學宮也鄉射侯道五十弓弓六尺則三十丈

自侯至門必有數丈餘地矢乃不集於門以三十六丈約計之則堂之深十二丈一架之深四丈矣士大夫之屋制焉得如許深長乎士大夫射禮皆於學宮行之蓋以其寢之庭不足以容射故也則學宮之庭其因射事而特深為之與庭雖深而堂未必取足於三之一也勢不能也諸侯燕射于寢侯道與鄉射同若大射三侯侯道九十弓則庭不止於百弓矣鄭氏以為射於郊學敖氏繼公以為亦射於寢諸侯之寢

與學庭則深矣其堂恐亦未可以三分庭之一為率也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内霤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三揖者至内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内霤將曲者至門内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内霤而東西行

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内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内矣鄉飲三揖注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案堂塗謂之陳爾雅釋宫文其北屬階其南屬門内霤固已自北而直南至盡處必有一折東西行乃南行而出門也其入也亦然考工記匠人職堂塗十有二分注云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

二分為峻據此則堂塗葢稍隆起亦或以磚甃之其中庭若三分一之南一之北則又為之識别以便於行禮者與詩陳風曰中唐有甓爾雅又曰廟中路謂之唐　又案士冠禮三揖敖氏繼公云主人揖而入門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主人乃與賓三揖三揖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也與注疏三揖之法異初疑其不然既而讀鄉飲之文曰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鄉

射之文曰衆賔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賔少進主人以賔三揖夫東面北上而後三揖則方其至霤而曲固不揖也賔少進乃有三揖則初北面時亦不揖也於此分三揖之部位則初發足時一揖三分庭而南與北各一揖乃勢所必然而設碑之節亦不得不於南北之中矣蓋敖氏之於經析理精而用心審實有出於漢宋諸儒之上者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王藻疏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案中門屋為門謂東西之中也其南北亦當屋之極與闑在兩門之中央祇有一而已聘禮疏以為有東闑西闑非也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横木為内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

案中門謂一門之中以其有闑故不以兩門之中為中而以一門之中為中也　又案門上横於兩棖之間者亦曰楣爾雅楣謂之梁郭注門户上横梁是也與楣棟之楣異

闔謂之扉

邢昺曰閫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阸狹賈氏曰皮皆横執之門中阸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阸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宫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案東扉左扉據士昏記及士喪禮卜日而言也凡入

門由闑右只在一邊執皮則兩手張開故士昏隨入此與射禮升階不竝行意畧同皆禮當如此非必以門之陿狹也以天子之門二丈一尺降殺之士門應尚寛不至不容二人並入聘禮記凡庭實隨入以諸侯之廟門而庭實亦隨入則不因門之陿狹可見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内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

禮陳鼏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内東堂負之北面則内塾北鄉也

案塾有堂有室云夾門之堂以堂包室而言也門一而塾四外塾南鄉内塾北鄉皆無可疑但堂與室之區分未知如何或云棟之下為壁隔斷内外各以其一為塾近壁一半為室近檐一半為堂而皆無戸牖如房與北堂之制然月令疏謂祀竈祀門祀行皆在

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奥又諸侯釁廟禮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注曰郟室門夾之室也有奥有夾室則似非無戶牖者　又案士喪卜日奠龜于西塾上士虞羞燔俎在内西塾上皆云上則塾高于庭矣然凡有事於塾者皆無升降之文是無階也無階而云上者塾蓋高於庭一級行者一拾足即升塾故不言升降與門與塾平亦高於庭一級故凡出入及士喪薦車與柩車之出皆無升降也門塾

高於庭而畢於堂制之宜也敖氏繼公謂塾高於堂而東西有階恐無此理

門之内兩塾之閒謂之宁

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而俟於宁也凡至門内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内兩塾閒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内兩塾閒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

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修
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
廣四修一堂修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修
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
廣與修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
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
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案大夫士本無所謂宁者注家强以門內兩塾間當

之非其實也即天子諸侯宁立之處亦不在此周官
司士正朝儀之位天子之治朝也聘禮夕幣及受命
于朝諸侯之治朝也皆立於路門之外未有在門内
者若在門内兩塾之間則何以徧揖羣臣乎天子外
屏屏在路門之外天子負之以立屏近而門稍遠諸
侯内屏屏在路門之内諸侯在門外遂負之以立門
近而屏稍遠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者猶言門屏相近
之處未可執二者之中間以求之也若泥於二者之

閒内屏者宁在門之内則不便於揖羣臣外屏者宁在屏之外直幾於面牆矣而可乎曲禮疏謂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亦慮面牆之不可而又泥閒字耳若近應門則仍是内屏不必舍近求遠取節於路門而曰外屏矣覲禮侯氏内袒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先出而後屏南則屏在門外而距門不遠可見也廟門如此路門可推大夫以簾士以帷不過貼近寢門縣掛一物以蔽外内迴非外屏内屏之

比即其家有私朝如魯敬姜所云內朝庀季氏之家政者宁立之處亦必在寢門之外然則門之內兩塾之閒固不可以宁之名被之也　屋制修廣之數雖不見於經但據士之昏喪祭禮以其室中所容之人與器物約之其修必二丈許乃足以容也今即以二丈為率計之修二丈廣則二丈一尺或中一閒稍寬則廣二丈五尺旁四閒廣各二丈與室居堂三之一合堂與室則深八丈廣十丈五尺矣其檐宇及東西

兩端之牆址當在其外門之修廣鄭氏以為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則門屋之修五丈六尺廣七丈此門與兩塾之全數也鄭又云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似即指兩塾為室矣如此則總為三閒中一閒為門而旁兩閒為塾塾有堂有室此但言室不言堂則以室包堂而言與每閒廣二丈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其門一閒除柱與兩棖外兩扉廣二丈有奇一扉之廣丈許天子廟門廣二丈一尺兩門則四

丈二尺士不及其半則諸侯大夫降殺之數亦畧可推矣　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敖氏繼公曰東塾西塾其北蓋與東西堂相對而廣亦如之以鄉射禮特牲禮及公食禮序立之位參攷之則敖氏之言良是蓋宅勢當整方不應門屋偏窄於堂也若然則門屋亦五間中一間為門而旁各兩間為塾矣或曰塾四間東西端各一間為內塾次近門各一間為外塾內塾北鄉而南壁外塾南鄉而北壁中間各以墉隔

之其堂室則於一間之深以三分二為堂三分一為室考工所謂門三之二室三之一也未知是否

門之内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注凡鄉内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注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賔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主人迎賔出門左西面士虞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是也

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聘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宫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疏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屏在路門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宫曰門屏之閒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内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聘禮夕

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寢門即路門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唯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

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葢不可得而考矣

案少牢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其北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旣實鼎乃舉鼎陳于門外之東方北面北上爨最東葢離東壁不遠鼎在其西則稍近東塾至舉而陳之則又西而當東塾矣士虞禮爨在廟門外之右陳鼎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大抵與吉祭東西相反是則自東竟

西皆稱門外皆以門為節也　外屏內屏之說已見於前路寢內朝有堂有階燕禮射禮皆于斯論語攝齊升堂謂此也自路門以外治朝外朝皆無堂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

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内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士昏疏異宮者别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别各有門户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案士有下室有異宮則自大夫而諸侯天子宮室必愈多矣隨地異形不必皆南鄉也詩所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户者以此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疏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垼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

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宫云宫中

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案周以牆者即所謂宮牆也接門塾之兩端而東西平列至東南隅西南隅則折而之北圍廟寢之後皆周焉行神之位在西方則廟之西牆之外也喪大記非適子倚于隱者為廬注曰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則寢之東牆之内也然則牆亦當門屋之脊與其闈門寢之闈門在東壁廟之闈門則當在西壁婦

人由之乃便也士冠禮冠者適東壁或其時母立於東夾之北與若出闈門則由東壁而北而西以行焉其有數廟而外為都宮者則都宮之西必有一總闈門而各廟又皆有闈門乃可以達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冠禮設洗置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四注屋殷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

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注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穧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為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

飛耳士喪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内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屋邊也釋宮云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

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記磬階閒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案夏屋無東西之霤而四注屋亦有兩榮以其東西不盡於榮而盡於霤霤在榮之北故以霤為節也四霤者南北霤多東西霤少以其東西只一架也　屋榮之觧說文與郭璞俱未明爽凡屋檐在前後榮在兩旁檐横而榮則從未可混而言之也葢横互於棟

上而為南北之界者曰脊脊之東西兩端盡處有鴟吻俱外鄉兩端之牆為全屋之扞蔽者曰屋山以其上鋭下濶似山形也榮在屋山之上自鴟吻南北兩分迤邐而下或竟檐而止或不竟檐數尺而止其崇與廣大約如屋脊而少殺但脊平而榮則自高遞下如橋梁矣以左右言之曰東榮西榮士冠禮設洗當東榮是也以前後言之曰前榮後榮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是也是則屋梠非榮也許郭

所云乃榮之前後端極於梠之東西端而止者耳然榮有不竟檐而止者則以檐梠為榮之說究不可通唯四注之殿屋則榮之竟於前後端者必鄉四隅更加隆起而於其外為東西二霤許鄭或指此之隆起者當之未可以概諸士大夫之廟寢也今南方之屋有榮者少間有為之者俗稱風火山牆但整方為之如屏風然而每架為高下與京師之式小異亦不竟檐而止賈氏曰榮屋翼也今之搏風豈以其阻當風

勢可以禦火故與朱子語類一條指牆外八字之板言之板不出於屋山之上非榮翼也況牆外有板者特其偶然非通式也古大夫士之廟若寢蓋無無榮者如無榮直以屋山之牆為節可矣

此其著於經而可攷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不可攷耳案顧命成王崩于路寢

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户牖間也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東西序也西夾南鄉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側階則北階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兩階阼則堂廉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内之塾也畢門之内則路寢門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宫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葢未必然明堂位與考

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閒相去也雉長三丈内堂東西序之内也高穹高也此

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

備參攷

案天子諸侯殿屋四注大夫士廈屋兩下其餘名制

相同而廣狹深淺崇卑則異此東房西室之說所以

未可信也康成謂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蓋必不然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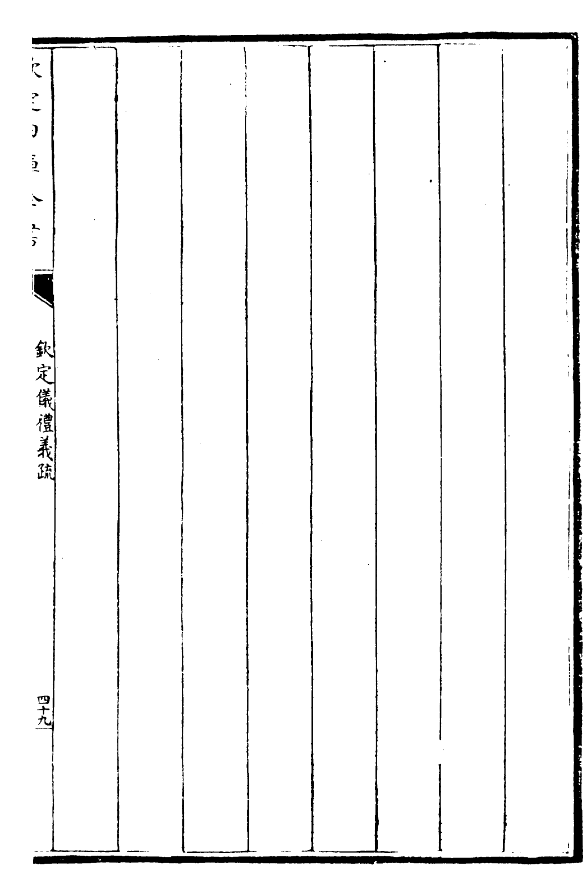
廟與寢則同耳明堂自當別論詳見考工記匠人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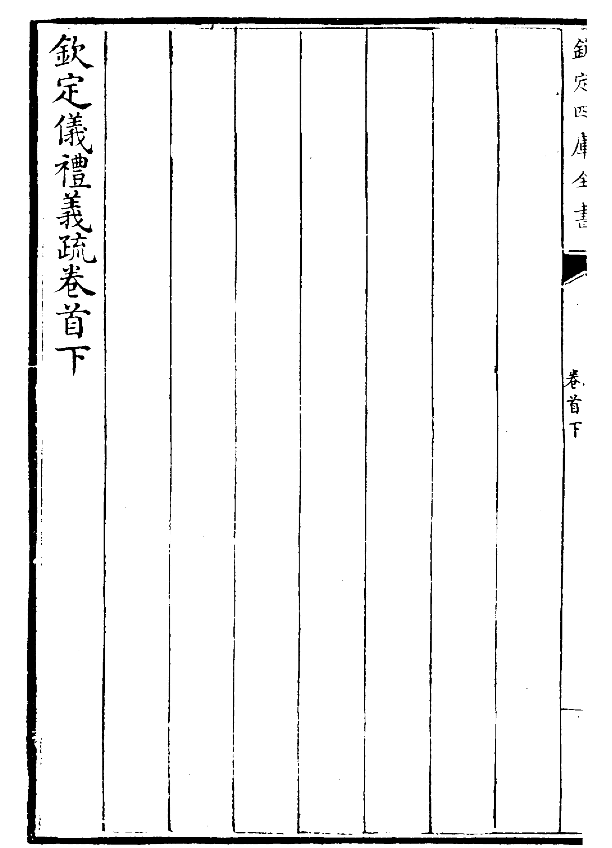
三分廣以二為内是以三分之一為東西夾也五

分内以一為高蓋指檐宇之高也以廣四修一計之

則進深之數可得矣以瓦屋四分之法加之則脊高之數可得矣但其北堂未知所指以上下文義求之則北堂其即室與又謂士有室無房堂亦不可曉經文士屋皆有房有堂未見無房堂者若無房堂何以行禮民閒廬舍則有於檐下為壁而壁閒開門者左氏傳所謂吾儕小人有闔廬以蔽風雨者此則於有室無房堂為近之禮不下庶人故也書傳其以庶人之屋為士屋邪抑士之未仕者與庶人同邪

朱子此篇雖通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宫室之制而意主於大夫士以儀禮一經多為大夫士言之也凡尺皆謂周尺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康成云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跬三尺步六尺武尺二寸武五為步四指四寸為握亦曰一膚亦曰一握亦曰一扶中人之手搤圍九寸人頭之長曰宣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磬折之長四尺五寸參伍求之大約周之八尺當今之五尺以此為率則皆可推矣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下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宋鏵